



主持编辑:季风(阳光报《非常对话》编辑)  
对话嘉宾:祁云枝(陕西省西安植物园研究员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)

### 嘉宾简介

祁云枝,研究员,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,陕西省科普作家协会副主席,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《美文》《科学画报》《科普时报》《西安晚报》等报刊专栏作家。

出版科学散文集《植物不说话的邻居》《我的植物闺蜜》《低眉俯首闻草木》《草木祁谈》等14本,有作品被翻译成英语在海外出版,曾荣获2018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、陕西省科学院科学技术奖一等奖;著作3次荣获国家科技部颁发的“全国优秀科普作品”,3本书3次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向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;30多篇文章入选高考、中考语文阅读题。

作品刊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西部》《黄河文学》《黄河文学》《散文选刊·选刊版》《散文》海外版等,入选《中国2021生态文学年选》《中国文学年鉴2022》《2022年民生散文选》等多种选本。曾获中华宝石文学奖、丝路散文奖、首届国际生态文学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创作大赛一等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。

爱花,也爱画,最爱之事,是以花入画。写字,也折枝,最幸之事,是以字描枝。



#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研究员、中国科普作家祁云枝: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,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植物,也更喜爱植物

■ 文字整理/季风 图片提供/祁云枝

### 编者按

祁云枝是既优雅又漂亮的女性,从兰州大学毕业后,一直在陕西省西安植物园工作,因为超人的写作才华,让她成为一名科普作家,从事科普写作和宣传工作。她说,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现代人在忙碌工作之余,开始对植物感兴趣,发现植物的美感和灵性,由好奇到好感,到珍爱的情感升华,生发出对生态环境、对濒危物种的忧患意识。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,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植物,也更喜爱植物。

季风:您是否把中国孩子们也当成一种种子,承载着我们对未来探索的希望?

祁云枝:我在视频里拍摄了一个小姑娘,她三四岁,圆脸、圆眼睛、圆嘴巴,连身体也圆乎乎的,她不时弯腰摘下蒲公英的绒球果序,举至眼前,嘟起圆圆的小嘴,“呼——”,一群种子各自撑开小伞,向天空的高远处蹦跶,小姑娘手脚挥舞着向前追了两步,又弯下了腰,像是一口气吹开了时光之门。多年前,在家乡的田埂地畔上,我也曾像她一样,挑选出色白团大的蒲公英绒球,高高举起,嘟着嘴唇,把种子吹向天空。蒲公英头戴光晕,慢悠悠地向云朵飞去,踏上了未知又可预知的旅程。那时候,天离地很近,头顶上,就晃动着棉花般的云朵。若是有人站在大树的枝杈间,伸出手,就能触摸到白云。

好多次,我走进校园向学生讲述植物生存的智慧时,会请学生描述红枫种子的形状。显然,很少有学生去关注。现在的孩子大都把时间交给了作业与课外辅导,极少有时间和一株植物对话。他们在难得的外出机会里,遇到红枫时只关注了它的叶色、叶形,却略过了籽实。包括他们其实也很难理解红枫种子拥有一对神奇的、可以像螺旋桨般旋转的能制造涡旋气流的翅膀。

对蒲公英而言,一撮土、几滴水,都是它安身立命的家园。石缝里开花的蒲公英,一只忙碌前行的虫蚁,都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生活的艰辛,或者从容。即便不被人助力,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可以从地面上起飞,一阵微风的“波尔卡”舞曲,就送它们上路。资料上说,晴朗的二级和风力,蒲公英种子能飞翔两公里左右。小姑娘不知道总有一天,她也会像蒲公英一样离开母亲,飞到适合自己生根发芽的土地上。

季风:在您的笔下,植物像人一样知冷知热,有温度。说说最早启发您研究植物的经历是什么?

祁云枝:我父亲从工作岗位上病退后,专心侍弄起家里的一亩三分地。他用新麦种开启了新一轮的书写。他七往年更用心,羊粪蛋蛋、牛粪塔塔被宝贝一样从村子里的大路、小路和羊肠小道上捡起,盛入粪箕,倾倒在门外的粪堆上。攒够两大粪箕后,父亲用扁担运送到孕育麦苗的地里,再一锹锹撒开,就像是给麦苗们撒上味精。春节前,下了一场大雪,父亲铲雪成堆,家里的两个大粪箕又派上了用场。他用铁锹拍实,雪糕一样瓷实的雪花装进粪箕,一担担挑进地里,码放得整齐,俨然长出来一层小雪山。那年开春我家的麦苗比谁家的都绿,而且厚实。后来却像是吃了分化剂,居然分出了高矮胖瘦,再也不是齐齐



整整的一片。父亲着急上火,专门去了一趟县城找到卖种人。那人一口咬定麦种没有问题,说有可能是你选进了其他的麦种。麦种不对,其他的努力都是白费。

作为事件的余波,父亲常兜里揣一把麦子,没事就掏出来端详,像是要看透它的灵魂。那阵子我注视着惶然的父亲,第一次感受到种子与一季收成间的紧密关系。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出粒麦种与另外一粒麦种的区别。多年后我考上兰州大学的生物系,毕业后在植物园工作,从此开启了与诸多种子的亲密关系。

季风:能否为读者说说您见过的世界上最奇异的植物种子?

祁云枝:在西双版纳植物园的科普馆,我见过一枚巨型种子,它叫海椰子。长得脸盆大小,扁圆,像是两个连体变形的椰果,形似女性丰满浑圆的臀部,很貌似女性的私部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它都让人脸红,并且浮想联翩。就在我惊愕于这个世界上最大最重种子的长相时,旁边的游客说,瞧它多像一只屁股!说完还吐了下舌头,笑出声来。很快我看到了它酷似男性器官的雄花花序。多么奇妙,一种植物让自己的雄花花序和种子拥有相似人类男女的生殖特征,究竟是什么用意?我还见到了世界上最小的种子珙桐兰。它是真的小如尘埃,在显微镜下才看清楚了那层薄薄的种皮和一个尚未分化的胚,千粒重仅0.0005克。对比芝麻的千粒重4克,就可想见它的大小。这种故意做小且做多的策略,很容易理解,轻可随风飘扬,总有种子能找到适合的地方生根发芽、传宗接代,它们打的是“数量牌”。

在宁夏的沙漠里我还采集过梭梭种子。梭梭是沙漠里最令我动容的植物。它一出生就不得不面对严峻现实,若来不及扎根,一场狂风后,它的小

身就被连根拔起,顷刻湮没于黄沙。故此小梭梭一旦发现有机会,不是先把枝节伸向蓝天,而是以最快速度把根扎到地下。种子为了抓住沙漠中几滴水,竟练就了世界之最的萌发速度:两三个小时就能迅速生根发芽,快速长成一株小梭梭,而我们常见的发芽最快的蔬菜是白萝卜和小青菜,它们的种子两三天后出芽,草莓种子发芽需半个月甚至30天。这些细小的种子,似乎都充满了信念,能从容地抵挡周围环境的干旱、风蚀、沙埋、狂风、暴雨、酷暑和寒冬。

回想起来,形形色色的种子就像是岁月篱笆上悬挂的木瓜,它们的香气幽幽的,细细的,一直缠绕进我的工作与生活里,既承载了我人世的担当,也有轻盈的疗愈和修复。更多的时候,我和同事们把或大或小的种子埋进土里或者种进水里,然后等待它们魔力般冒出我们的愿景。这情景与父亲种下麦种时的期待,与种子乔装打扮好后在枝杈间的期待,是一模一样的。

季风:您在大学选择生物学专业,是否与农村那种草木茂长的田野环境有关系?

祁云枝:我的名字里有个“枝”字,也让我常常觉得这辈子注定与草木有缘。我从小生活在农村,在童年里挖过野菜、挑过猪草等,那些生长在田间的草木,美丽又质朴,不知不觉间让我喜欢上了植物。1988年,我考上兰州大学后,在生物系植物生理专业就读。上大学期间,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,提高了文学素养。记得参加学校举办的校园散文大赛,还获得了一等奖,这给了我不少信心,这些经历也为我工作后的科普创作奠定了基础。1992年,我大学毕业后,被分配到陕西省西安植物园,开始主要负责科普宣传工作。植物园收集保育了3000余种植物。面对植物世界的博大神奇,我一个个观察,一点点了解,听

老师讲解时速写植物,讲解结束后一遍遍回訪,直至对上千种植物了然于心。我一边工作,一边记日记,那样积累我人为神奇的植物素材。印象中有一天,曾有一位男子说花了1000元买了一对人形何首乌,来植物园鉴定真假,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奇特的何首乌——酷似卡通版真人,有头、躯干和四肢轮廓,叶子从头顶上长出来。如此鲜活的事例,让我把整个事件记录下来,写成了一篇科普文章。

季风:您怎么由一个植物学专家,一下变成了读者喜欢的科普作家?

祁云枝:2002年,中国科协面向社会征集优秀科普图书,我人生写的第一部科普著作《趣味植物王国》入选。2005年,该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“向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”。2014年后,我就开始以文学的手法写了科学散文集《枝言草语》。

至今,我在植物园工作的30年里,发生过许多与植物有关的故事,那些大大小小的故事,也是我科普创作的源泉,不知不觉间,我已经撰写了10多本关于植物的书。

季风:您画的植物漫画形象,更拟人化地表现出它们的奇妙特点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项工作的?

祁云枝:我觉得漫画比照片更生动,能引起人的思索或共鸣,也能更好地诠释植物的生命之美。10多年前,我决定自学漫画。记得当年买回大量的漫画书,订阅了各种漫画报刊,每日里反复欣赏临摹,先解决形似问题,再融入自己的创意,直到现在能用漫画清晰表达自己的思想。我的写作与漫画,希望能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之间,架起一座心灵的桥梁。

2010年,我出版了科普漫画书《漫画生态“病情”》,该书荣获了第五届北京市优秀科普图书奖。也是植物的生命蕴藏着生长的无限可能和许多惊人的智慧,我在2017年出版的《漫画植物的智慧》书,将角峰眉兰、凤仙花、马兜铃、山姜花等近200种植物奇妙的生存智慧,作了形象、拟人的漫画表现,让更多读者一下爱上草木,了解草木奇特的生存习性,感悟自然的神奇。

我会为每篇文章设计一幅插图,用漫画诠释科学也成为我的写作风格。有人评价我的绘画如同出自一位少女之手,画风清新灵动,充满童趣。其实在我眼里,植物本身就是这样清新灵性的状态。这些漫画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全国62家植物园、公园和学校进行了展出,几乎覆盖全国的漫画展览,也对物种保护和生态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。

季风:您怎么让植物生存的智慧,真正启迪了人们的生存空间?

祁云枝:作为中科院科学家演讲团西安分团的副团长,科普讲座也是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多次走进大中小学和社区,宣讲植物生存的智慧和植物带给人类的哲学启迪。我写的《草木祁谈:科学家给孩子的植物手记》,也是将植物科普知识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,用充满深情的语言和漫画,让孩子们亲近草木、了解草木、爱上草木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生态文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,我写的《红豆杉:灾祸与福祉》《与植物恋爱》《我是你的邻居》等生态散文,相继发表在省级文学期刊《广西文学》《黄河文学》《青海湖》上。其中《与植物恋爱》一文,将科学与文学相结合,以一位大学生的视角讲述了一位将植物视为恋人,一生钟情沙漠植物研究与培育的老科学家形象,这篇文章收录在《2021年中国生态文学年选》。

回顾30年的科普之路,我不知道的不能解释的植物之谜还有很多,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积累。在学习过程中享受与收获。对于未来,我的写作不会仅仅停留在花草树木的科学性上,将对生态环境持续关注,并融入对社会与人性的思考,感悟植物带给人类的启迪,关注植物与人的关系。

季风:作为中国科学院西安植物园研究员的身份,您让自己笔下的植物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,也开辟了一条新的写作之路。鉴于您在科普工作中的突出表现,荣获“全国科普工作先进个人”“全国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专家”等多项荣誉称号。您是否承认自己成为植物话语的“代言人”?

祁云枝:我从小就喜欢学语文,上初中、高中时,作文常常被当成范文在班上阅读。同时我也非常喜欢植物,所以当初报考了兰州大学生物系,学习植物生理。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陕西省西安植物园工作,开始了和植物的“交往”,由于常常感慨植物世界的博大和神奇,遂产生了用文字记录的愿望。2002年,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首次面向社会征集资助优秀科普图书,我完成了第一部科普著作《趣味植物王国》。2004年,未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2005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向青少年推荐的100本优秀图书。2012年,我开始撰写陕西省科学院科普项目《植物让人如此多情》,本地一家报纸副刊在征集本地手稿,我凭借书中一个章节,成为“植物哲学”栏目签约作家,也是从那年起,我正式用文学的方式诠释植物,出版的《枝言草语》一书,也是多年来和植物打交道的一些经历和感悟。

在写作和查阅文献的过程中,我经常被植物的生存智慧所震撼,意识到我们人类的好多发明



创造,都源于植物的启迪。比如鲁班造锯的灵感源于茅草,降落伞的发明受蒲公英的启发,尼龙搭扣的发明来自苍耳,螺旋桨的发明来自槭树种子等等。越了解植物,越发现人之渺小。和植物相处越久,也越来越发现它们的完美。植物生存的哲学、智慧以及巧夺天工的美感,会让生活中困扰自己的烦恼烟消云散。植物用自身美妙的语言告诉我们,哪怕如小草一样卑微的生命,都拥有独立自主、不屈不挠、出人意料之聪明智慧。

季风:您是如何理解科普作家的意义?

祁云枝: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科技创新、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,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。当前国家非常重视这项工作,社会的需求也很大,作为一名科普工作者,我从这段话里感受到莫大的鼓舞。

我也一直在为此努力,希望自己做得更好。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现代人在忙碌工作之余,开始对植物感兴趣,发现植物的美感和灵性,由好奇到好感,到珍爱的情感升华,生发出对生态环境、对濒危物种的忧患意识。通过我不懈努力,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植物,也更喜爱植物。